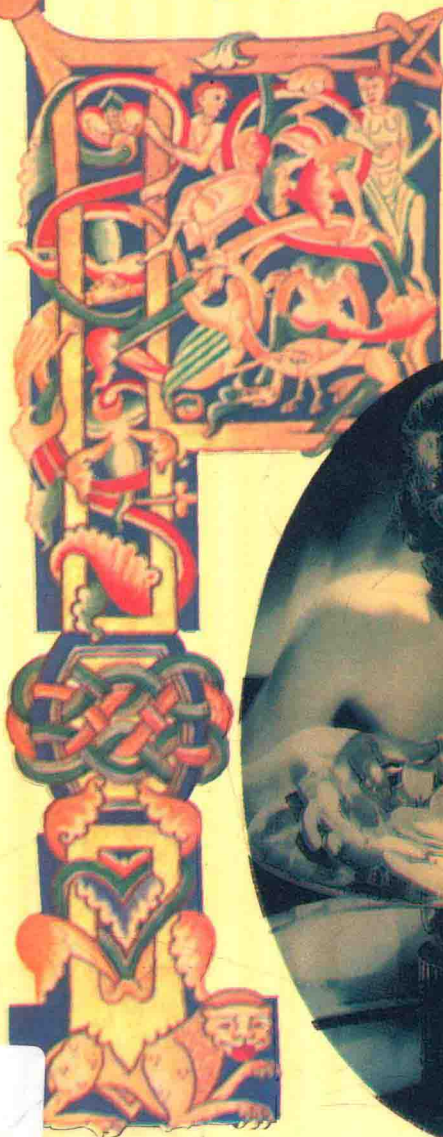




洛丽塔

〔美〕纳波科夫/著 宁戈良/译

世界禁书名著文库



Decameron Giovanni Bo
accio Decameron Giova
nio Decameron
reccio Dec
ni Bocca
Giovanni
ron Gi
eca
Bo
Gova
ron
de
ce
an
on
ee



SHU
ZHU
MING ZHU
新译全本
QUAN BEN
QUAN
B EN

書

世界禁书名著文库

洛丽塔

〔美〕纳波科夫 著

宁戈良 译

中原农民出版社

著

世界禁书名著文库

洛丽塔

(美)纳波科夫 著

宁戈良 译

据美国道格拉斯 1958 年版译编

责任编辑 郑电波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偃师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99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200—15200 册

ISBN7—80538—723—0/I·354 本册定价 13.00 元

(全五册)定价 79 元

禁

Yolita Vladimir Nabokov
Yolita Vladimir Nabokov
Yolita Vladimir Nabokov
Yolita Vladimir Nabokov
Yolita Vladimir Nabokov
Yolita Vladimir Nabokov
Yolita Vladimir Nabokov

名

JIN S
MING
JIN SHU
禁书名著
XIN YI
XIN YI
B

出版前言

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作家作品曾因种种原因被禁,如但丁、卜迦丘、歌德、拉伯雷、伏尔泰、卢梭、斯汤达、福楼拜、左拉、劳伦斯、乔伊斯、屠格涅夫、叶赛宁等等,这些作品经过数十数百乃至数千年的时代薰陶,有许多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里的经典名著,无论从思想的启蒙上,还是艺术风格上,它们都以其独特的魅力深入人心,它们启蒙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光芒,也引发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艺术灵感,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因为被禁,这些文学精品难免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加上流传过程中真伪同在,精芜混杂、难免产生许多误解,也影响了它们的流传。为了取精用弘,去异存真,我们特编辑了这套丛书,并约请外国文学专家重新编译校定,整理出版。

禁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它产生的文化背景而言,是一种“叛逆”文化,因为它们的文化逻辑不能为正统文化所接受,带着不可解读性。这种不可解读性实质上又是一种叛逆性,即:认可了它的逻辑便等于否定了正统文化常识。所以,禁书便是异端的同义词。在西方文明如日中天、节欲、理性、人道成为文化圭臬之时,强调纵欲、情欲,宣扬感性合理、发现人道偏执的残忍,自然大逆不道。也正因为如此,禁书才有存在的前提——书总要有读者,没有读者的书,无所谓书。因而,雪夜闭门读禁书才有境界可言。如此想来,禁书的存在竟成为一个时代文化活力的标志。

文化的宽容需要一种气度。这气度的极限是,接受它的存在,不会使接受主体变成客体,而只能使客体溶于主体。从这一角度来品味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我们会发现一种同化异族文化、异端文化的自信。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这种泱泱大国的文化自信从来不曾丧失,也不应丧失。今天,我们重读各个时代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禁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文化权威的残酷,也可以看到新文化价值体系取代陈旧价值体系的艰难历程。现在,我们手头的昔日禁书里所荷载的文化异端,许多已积淀为正统,如性欲的合理、个性的认可、女性的合法权利、感性的地位等等,但,回首它们艰难跋涉,不是可以重温历史旧梦而知未来文化之新日吗?

愿这一丛书带给你新的理性娱悦和刺激!

目 录

《洛莉塔》

第一部.....	(1)
第二部.....	(140)
附录：作者后记	(323)

第一部

1

洛丽塔，照亮我生命的光，点燃我情欲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顶到硬腭做一次三段旅行，洛，丽，塔。

清晨叫她洛，就这么一个字。当她来不及穿好袜子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穿便服时，我叫她洛拉。学校里，人们叫她朵莉，表格的空栏里填的是朵丽雷斯。可在我的怀抱里，她永远叫洛丽塔。

在她之前还有过先来者吗？有的，确实有过。事实上，要不是那个夏天，我爱上了一个稚气未脱的小丫头，压根儿就不会有什么洛丽塔。那事发生在海边的一片小小的王国。哦，是什么时候来着？那年夏天我的年龄刚好是洛丽塔出生之前的那么多年。可不是吗，要编神话，你尽管指望一个杀人犯。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第一号证据便可以使那六翼天使，那个总是稀里糊涂，讹传消息，徒有一双高贵翅膀的六翼天使大为忌恨。扯扯这团乱麻吧。女士们。先生们。

我1910年生 in 巴黎。父亲算得上天性温和，无忧无虑，就像一盘用不同人种基因做成的沙拉：瑞士人，法兰西人和奥地利人的后裔，血管里奔腾着多瑙河的水。等会儿我要给你们看一些印刷精美、蓝光闪亮的明信片。祖父和两位曾祖父曾分别贩卖过酒、珠宝和丝绸。我父亲在里维埃拉拥有一座豪华的旅馆。30岁上，父亲娶了一位英国姑娘，登山家杰罗姆·邓恩的女儿，也就是两位多塞特郡教区牧师的孙女。这两位牧师祖上分别是古儿科学和风奏琴专家——真让人不明不白。我那位很上镜头的母亲野餐时被闪电击中死于一场天灾。那年我才3岁。在对遥远往昔的回忆中，在脑子里那些空空洞洞和沟沟回回，母亲只给我留下一口袋温暖。这回忆，假如你还能忍受我如此文风的话（我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写作的），曾被我童年的太阳照亮。当然喽，那逝去的岁月总是给人留下芳香记忆，你一定全都了如指掌。那花朵盛开的绿篱上飞着的小虫呀，突然闯进来的陌生人呀，夏天黄昏时的山谷呀，还有那让人受不了的热气，那金龟子。

我母亲的姐姐叫塞比尔。父亲的一个表哥娶了她，后来又甩了她。塞比尔侍候我们一家，就象一位不拿钱的家庭女教师或管家婆。后来传闻，她曾经爱过我父亲。某一个下雨天，父亲随便就占有了她，而雨停之后，他就忘了这回事了。我可喜欢这位姨妈啦，尽管她的有些规矩过于严厉——严厉

得要命。说不定她一心想把我造就成一个比我父亲强一顶点的鳏夫。塞比尔姨妈长着一双蓝眼睛，粉红色眼圈，面色如蜡。她写诗，她还迷信得富有诗意。她说她知道，等我过了16岁生日她就会死。她真的死了。她丈夫，那个浑身散发着香水气的浪荡子，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美国。好歹在那儿创办了一家公司，挣下了一份房产。

我长大了，健康活泼，周围的世界一片光明，充满了图画书，洁净的沙滩，桔子树，听话的狗，海滨林荫道，微笑的面孔。围绕我旋转的那家棒极了的米兰娜旅馆，是我个人的天地。这旅馆外边涂成的天蓝色耀眼夺目，里头刷得雪白雪白。从系着围裙擦洗餐具的小厮到穿法兰绒的领班，大家都喜欢我，个个都宠爱我。上年纪的美国老太太拄着手杖听我说话，那模样就像比萨斜塔。落魄的俄罗斯公主们无钱付帐给爸爸，却花钱给我买昂贵的糖果。他，我亲爱的小爸爸，带我去划船，骑车兜风，教我游泳、潜水和滑水，给我念《唐吉珂德》和《悲惨世界》。我爱老爸，尊敬老爸，每当偶然听到仆人们谈论爸爸的那些女友时，我得意万分，那可是一些长相迷人、心肠厚道的人儿。她们可真把我当一回事儿，和我说话总是轻言细语，而且一提到我那快快活活的没妈的日子就眼泪汪汪。

我走读在一座离家几里路的英语学校。在学校里我打网球和手球，学习成绩优秀，和同学、老师都相处得蛮好。我想得起来的性游戏是在我13岁生日之前发生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小安娜贝尔之前）。那不过是一场严肃、正派和离题的谈话而已。谈那些学校玫瑰园里发生的叫人吃惊的事。与我交谈的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少女，他妈咪是当时正走红的

电影演员，可在这三维的世界上，他很少见到他妈妈。我谈了自己对某些相片的反应，那些相片有明有暗，模模糊糊，是我从父亲旅馆的藏书室搞到的皮琼著的《人体美》中看到的。这本书就压在像小山似的一大堆印着大理石花纹的《制图法》下面。后来，在1923年的秋天，送我去里昂读大学预科之前的那个秋天（在那儿我们准备过三个冬天）。父亲以他一向的殷勤周到向我提供了他认为我需要的有关性的知识。可是，唉！那个夏天，爸爸正热衷于和瑞尔太太以及她的女儿周游意大利，我无人诉苦，也无法求助。

3

安娜贝尔和我一样，一半英格兰血统，一半荷兰血统。是个混血儿，对我来说，她的模样，在我认识了洛丽塔之后，就不似从前那么清晰了。人的视觉记忆分两种。一种是在自己心里巧妙地再现出来的，要睁大眼睛（这时，我就见到安娜贝尔。用得着下列形容词来描述：“蜜色的皮肤”，“瘦瘦的胳膊”，“棕色的短发”，“长长的睫毛”，“又红又大的嘴”）。另一种是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出现在黑洞洞的眼皮里面，和你心爱的面孔一模一样的复制品，一个天使和幽灵（我就是这样看见我的洛丽塔的）。

我还是先说安娜贝尔吧。安娜贝尔是一个比我稍大几个月的可爱的小姐。她的父母和我姨妈是老朋友，而且和姨妈一样自以为是。安娜一家子租了一座离米兰娜旅馆不远的别

墅。秃顶的、棕色皮肤的利先生和臃肿的、涂脂抹粉的利太太，他们真让我腻味死了！起初，安娜和我只谈些不着边际的事。她总喜欢抓起一把把沙子，然后让沙子从指缝里漏下来。我们的脑瓜里装的全是那年头，我们这伙精灵的、情窦欲开的欧洲少男少女琢磨的那些事。并且我怀疑，天才们是否应当多研究我们这些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小人儿感兴趣的東西。诸如网球大赛啊，世界的广大啊，唯我论啊，等等。还有幼小动物的温柔与脆弱给我们带来相同的痛苦。她想将来到哪个挨饿的亚洲国家当一名护士，而我则一心要做一名大侦探。

我们同时陷入情网，笨手笨脚，不知羞耻，痛苦而发狂地互相爱恋，毫无希望地爱恋。因为那种需要互相占有的狂热劲，事实上只能通过相互间灵与肉的完全合一才能平息。可是，我们这一对可怜虫，甚至不如贫民窟的孩子们那样轻而易举就能找到机会来满足我们的饥渴。一次晚上在性急地做了到她家花园相会的尝试之后，我们唯一可能的私下接触只限于走到听不清喊叫那么远，但又不敢走得太远。在那儿，趴在柔软的沙滩上，离大人仅几英尺远，整个上午我们都处于被阵阵欲望折磨得发僵的状态，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来相互触摸。她的手，一半藏在沙子里，会偷偷地向我伸过来，那细长的棕色手指梦游一般越来越近。然后，她的乳白色的膝盖就开始一场小心翼翼的长途跋涉。有时，比我们还小的孩子们会给我们造成突如其来的好时机，使我们能在足够隐蔽的情况下互相摩擦对方咸味的嘴唇。这种不深入的接触使我们健康而毫无经验的年轻身体处于那种一触即发的状态，以致在清凉的蓝色海水底下，紧紧的拥抱也无法把我们解救出来。

成年之后，在萍漂无定的岁月里，我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其中有一张姨妈拍的快照。照片上安娜贝尔依着双亲，还有那上年纪的、稳重的跛足绅士库柏医师。这老头那年夏天曾向我姨妈大献殷勤。这一群人在路旁一家咖啡店里围坐着。安娜贝尔照得不好，恰巧是在她低头吃冰镇巧克力那一瞬间。我认出她来是凭着她那瘦削的光肩膀和头发中间的分缝。而我虽坐得离众人远一些，照出来的却是一种戏剧般鲜明的效果：闷闷不乐，像甲虫一样褐色的男孩子，一件深色运动衣，一条做工考究的短裤，两腿交叉，侧身而坐，望着一边。记得那是那个要命的夏季的最后一天，就在我和我的安娜为反抗命运而做的第二次失败尝试的几分钟之前。我们俩在最最站不住脚的借口掩饰下，从咖啡馆里溜出来，来到海边一片杳无人迹的沙滩。就在那儿，在那个红岩洞里，在紫罗兰色的暗影中，我们交互爱抚，非常短暂而又极其贪心，只有一副无主太阳镜做了唯一的见证。正当我跪着，将要深入我的亲亲的时候，两个长胡子的混蛋，老水手和他的兄弟，洗完澡从海里上来，朝我们大声吆喝，鼓劲儿。那是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四个月之后，我的安娜贝尔死于斑疹伤寒，就在希腊的科孚。

4

我逐页翻开这些令人伤心的回忆，不断自问，是不是那时候，在那个夏天发出的微光中，我生命的裂缝就开始产生

了，或者，我对那个少女的渴望仅仅是以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的序曲？当追溯往事试图分析自己的渴望、动机、行为等等的时候，我不得不向想象缴械投降。这种想象变化无穷无尽，喂养着我的分析力。而这种想象又使我循着此生错综复杂的经历中的每一条缝隙搜寻，再搜寻。然而，无疑，洛丽塔的事命定要从安娜贝尔开始。

终于，我明白了，安娜贝尔之死给我带来的震动加剧了我的沮丧，那年夏天的恶梦。使它成为贯穿我青年时代冰冷岁月的、冻结任何浪漫爱情的障碍。灵与肉的合一，对眼下这帮实用主义的粗鲁的小伙子们来说简单不可理解。安娜贝尔死后好久，我还觉得她的影像在我的脑子里飞翔。早在相识之前，我们就曾做过相同的梦。我们比较过自己的笔记，发现我们的思想惊人的相似。在同年的同一个月（1919年6月），曾有迷路的金丝雀飞进我们的家，而这两家所在的国度却如天地渺远。哦，洛丽塔，若是你也这样爱我，那该多好！

对我的“安娜贝尔”时期那第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作为我最后的保留节目。那天晚上，她设法骗过了全家的恶毒警惕。在她家院后那片长着提心吊胆的细叶含羞草丛里，在一道矮石残垣上，我们有了安身之处。透过沉沉夜幕和柔弱的树枝能看见那些阿拉伯风格的窗户亮着灯光。这些窗户被我的多彩记忆的墨水着色，现在显得像在玩牌似的——大概当时敌人们正忙于打桥牌吧。她浑身颤栗，扭动着，让我亲吻着她那张开的嘴角，滚烫的耳廓。从那些长长的、薄薄的树叶的黑色轮廓间，一簇星星在头顶上发出苍白的光，照着我们。那充满活力的夜空好像和她轻薄的上衣一样，赤裸裸的，异常分明。我在空中看见她的脸，似乎在发出微光照亮着自

己。她的两腿漂亮结实，靠不太拢。当我的手找到了要找的部位时，一种梦幻似的奇妙表情，出现在她那孩子般的脸上。一半愉悦，一半痛苦。她坐得比我高一点儿。每当她在狂喜中亲吻我时，她的头低下来，这么一个似睡非睡、极其温柔的低头动作，令人心碎。她赤裸的膝盖夹住并压紧我的手腕，然后又放松了。她发抖的嘴唇因为神秘地扭曲，发出啞啞作响的吸气声，挨近我的脸。她先用自己发干的嘴唇在我的唇上使劲地来回摩擦，来解除她的爱的苦痛。接着，我的甜心儿紧张地一甩头发，一下子退开，然后又悄悄地接近我，让我深入她张开的唇。当她毫不计较地准备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我的时候，我的心，我的喉咙，我的五脏六腑，听凭我让她笨拙的拳头攥紧我激情的君王节杖。

我还记得那股爽身粉的味儿。那种廉价的、甜甜的麝香味儿。这味儿搀和着她自身的饼干味，使我的感官突然一下子溢到了边缘，不过，身边树丛中的什么动静阻止了它们溢出来。我们分开身，紧张四顾，发现原来是一只四处逛荡的夜猫子，这时传来了她妈妈叫她的声音。那是一声升调的、急促的呼唤，接着，瘸腿的库柏医生笨重地跳进了花园。可是，那含羞草丛，迷朦的群星，那激动的火焰，那甘露与痛苦，永远伴随着我。那海边少女的四肢，灼热的舌头，从那以后就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直到后来，二十四年之后，我在另一个人身上实现了我的安娜贝尔之旅，才摆脱了她的魔力。

5

青春岁月，当我寂然回顾，就好像一些苍白的碎片从我身边飞走：那些被风吹得直打转的碎纸片。正像早晨坐火车时，旅客在列车守车后头所看到的，我与女士们的交往十分干净，无可指摘。我这人实在。好挖苦。有点尖刻。在伦敦和巴黎求学时，只需付钱的女人就够使我满足了。我的学习紧张而细致，尽管收获不丰。起先，我像许多做着成功美梦的天才一样，打算在精神病学方面拿一个学位。可我比那些天才还要天才。结果，殊死拼搏，筋疲力尽，我心灰意懒，医生来了。于是我又转攻英国文学，这块地方挤满了众多的倒运诗人，后来他们个个成了穿粗花呢吸烟斗的穷教书先生。巴黎合我的胃口。我与流亡国外的人们讨论苏联电影。我在默默无闻的杂志上发表居心不良的文章。我谱写乱七八糟的歌曲：

福伦·冯·卡尔普

当用她的纤手转动门把，

我可不跟着她，弗雷卡也不，

还有那个傻瓜。

我的一篇标题为“济慈致本杰明·贝利一封信中的普鲁斯特主题”的文章，使六七位学者笑疼了肚子。我费尽心机

为一家有名气的出版社撰写一部《简明英国诗歌史》，接着又开始为讲英语的学生们编写一本《法国文学指南》。这件事耗去了我的整个“四十年代”——到我被捕时，这本书的最后一卷已编完就绪，该付印了。

我找到一份工作——给一些成年法国人教英语。后来，又有一所男生学校聘了我两年。时不时地，还可以利用在社会工作者和精神病治疗家中的熟人关系，去参观各种学校，和孤儿院、教养院什么的。那种地方，那些面无血色、发育成熟、睫毛粘到了一块儿的姑娘们，尽管欣赏而不遭白眼，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那位梦中人。

现在我要给大家提这样一个意见：在9岁到14岁之间有一种女孩子，对某些走火入魔的旅行家，年纪比她们可能大两三倍的男人们，显露出她们的本色。这是一群快成熟的小精灵。对这些小精灵，我管她们叫“性感少女”。

人们也许会说我用表时间的词替换了表空间的词。事实上，只要可能，我愿读者把“9”和“14”当成一条地理分界线。平滑如镜的海滩，玫瑰色的岩石——这是我的那些“性感少女”令人心醉神迷的小岛，一座被广阔无垠的薄雾笼罩的大海拥坐着的小岛。在这岛上，我的洛丽塔和她那性情相近的一群在尽情嬉戏。有人也许会问：在这个年龄界线之间的所有女孩子是否都是“性感少女”呢？当然不是。否则，我们就算不上内行了，象我们这些孤独的旅行家，目空自大者，早就神经错乱了。光凭漂亮迷人的外表得不出有益的结论。粗俗（至少有人这么说）也无损于这些姑娘的某些神秘性。遭天谴的优雅，捉摸不定，反复无常，狡猾的迷人，这一切使“性感少女”不同于她们的同龄人。在同一个年龄层次，这些

少女明显比那些看起来平平常常，正儿八经，或“聪明伶俐”，或“甜蜜迷人”的，常见的，丰满的，没身量的，皮肤冰凉的，绝对地道的小姑娘们要差火。从她们的小腹和小辫看，这些“性感少女”长大成人后可能会，或者不会变成美人儿（看看那些丑八怪，穿黑袜带白帽的矮胖子吧，她们有朝一日出人头地成为银幕上令人吃惊的大明星）。假如给一个正常男人一打女学生或女童子军的照片，要他指出其中最靓的一个，他不一定会挑那个“性感少女”。你得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疯子，一个愁肠百结、欲火永远熊熊燃烧的人才行。可是，你费了老大劲儿，战战兢兢地想掩饰自己。其实，一眼就能认出她们来，通过那些不可言喻的迹象——狡猾似猫的颧骨，生着细细茸毛的秀颀四肢，等等。这些特征，出于我的绝望和羞耻心，我的无法自制的浸透柔情的眼泪，我不便一一尽举。那个站在健康孩子中间的小妖精没被发现，她对自己的魔力还一无所知。

另外，因为时间在这种事上起着重要作用，当学生了解到其年龄差别之大时，他不应当引以为怪。有的相差几岁，至少不小于10岁，通常相差30岁到40岁，甚至有过相差90岁的。这道年龄壕沟在小姑娘与男人之间，使后者受制于她们的符咒而无法解脱。这好比调节焦距。对某一特定的距离，你的眼睛特别乐于超越，对某一特定的对比，你的大脑特别乐于接受。当我是个孩子，她也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小安娜贝尔可不是那种“性感少女”，我和她心息相通，都处在那个微妙的年龄。可是今天，1952年的9月，二十多个年头一晃而过，我想我能够在她身上找到与我性命攸关的第一个小淘气。我们以未成年孩子特有的激情相爱，这种感情往往毁了